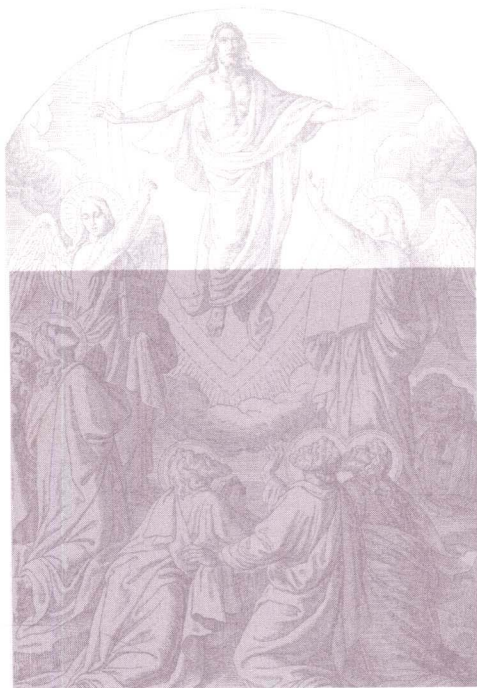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主编 何光沪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A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 《加拉太书》注释

[德] 马丁·路德 著

李漫波 译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A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加拉太书》注释

[德] 马丁·路德 著

李漫波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拉太书》注释/(德)路德著;李漫波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1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807-4

I. ①加… II. ①路… ②李… III. ①圣经—书信—研究②加拉太书—注释 IV. ①B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7680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特约编辑 许国永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责任校对 何 敏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 数 227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8.00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

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國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宣园  
2008年11月



# 中译本导言

俞翠婵

## (一) 这是一本跨时代的作品

马丁·路德(1483—1546)的《〈加拉太书〉注释》原是16世纪在德国发表的作品,但到了五个世纪后的今天,它的译本仍然绵亘不断地在不同国家出版,主要在于它对于现代的欧洲文明及基督教发展曾经带来极深远的影响,这种深邃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停止过。甚至有史学家称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是整个改教过程最重要的根基之一。它不但是一部精彩的古典文学作品,亦是一部鼓舞现代心灵的乐章。

古书今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路德当年的一言一语如何刺激思维,搅动人心,翻转传统。此中文译本非常有效地捕捉了路德当年澎湃激昂的情怀,以及他为真理雄辩滔滔的风韵,我们读着读着似乎已被带回16世纪的维腾堡,嗅到“城堡教会”(Castle Church)<sup>①</sup>内清淡的木香味,听见路德在维腾堡大学课堂内抑扬顿挫的教学声,目睹路

---

<sup>①</sup> 1517年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此教堂的大门上,后来可能也在此教堂讲解《加拉太书》。

德如何震撼当时基督教的基础。

单就此书的内容本身，它是所有的文人雅士必读、必思、必省之读物。基督徒应当常读此书，崇尚理性思维的人也常常读此书。身为一位敬虔的罗马天主教修士，路德不吝批评攻击当时的教皇及宗教习俗；他的攻击激烈又不留余地，以至于在1520年6月的教皇诏令（*Exsurge Domine*）里，教皇利奥十世称路德为“一只摧毁神之葡萄园的野猪”。身为一位拥有高度理性分析能力的神学博士及大学教授，他称理性为“江湖郎中”，在信心的事上他鼓励学生“不要咨询理性那个江湖郎中”；这是因为他对理性思维抱持一种非常深邃的理解，知道其贡献与界限，他深知信心有它自身的理性，却是理性无法理解的（*Faith has its reason which reason cannot understand*）。可见路德并不是反对理性，也不是反对天主教，他乃是一位极为理性又热爱教会的人士，他反对的乃是对理性和宗教的误解及滥用。路德将其高度的自省能力和一生的奋斗努力，引入到了宗教的更新中，带动了理性分析的跃进。借着他的这本《〈加拉太书〉注释》，我们现在得以一瞥路德深邃的心思和敏感的良知，目睹路德所看见的那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一个阴晦腐败却又满载希望的天地，一个崇尚理性却又超越理性的思考模式，一个热爱宗教却又突破宗教苦框的心田。因此，此书具有跨时代的价值，它反映了每一个时代对自己认真的人士都会拥有的挣扎、深思与心动，娓娓道出人心底最深处的灵性、理性和感性需求。

欲了解此书跨时代的魅力，就必须从保罗讲起。生活在第一世纪的使徒保罗在传道的初期写下了一封给加拉太人的信，<sup>②</sup>后来成为了圣经新约正典的一部分。原文只有大约两千四百多个字的《加拉太书》，充满了火药味、感情用语和细腻缠绵的犹太拉比式辩证法。《加

---

<sup>②</sup> 对于《加拉太书》成书的日期，学者持不同的意见，但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此书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后写成的，亦是保罗最早期的著作之一。

拉太书》不只诞生在一个充满了争议性的时空中，也在较后的历史舞台中引发了许多的争议。戴维·波森（David Pawson）声称此书常能把人分成两大阵营。有人对此书非常反感，称此书为“钉死人的书信”、“荆棘丛林”、“炸药”，并认为信中的每一句话都含有霹雳雷电。<sup>③</sup>相反地，有人却对此书赞不绝口。欧德曼称《加拉太书》为“世上永恒的属灵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of Spiritual Liberty*）。萨巴蒂尔（Sabatier）教授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文献可与这书信相媲美。保罗全部的心智能力，在这区区小笺上表露无遗。远大的眼光、周密的逻辑、辛辣的讽刺，凡辩论中的铿锵有力、反应中的正气凛然、情绪中的热忱温柔全都汇集在一起，化成一股不可抵御的巨大能力，而这作品正是这能力的结晶。”<sup>④</sup>

这种引人入胜又分裂人群的能力也许来自保罗所处理的课题本身，《加拉太书》在揭开历史处境的表层下，会刺伤人心最痛之处，使人无法不放下人性骄傲的外壳，寻找更好的藏身之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它在刺伤后却转回给予温柔的包扎，提供痊愈的妙丹。因此，极为怕痛的人憎嫌它，极想痊愈的人爱惜它。如波森所说的：“《加拉太书》剥开了人类属灵的外饰，直捣人性傲慢的核心。如果你还想保留一点点的傲气，最好不要读《加拉太书》，因为你在读完之后，可能连一点都没有了。它确实直捣要害，超越你的脑袋和田心，深入骨髓。它就是神两刃的利剑，刺透人心。”<sup>⑤</sup>

我非常欣赏菲利普·雷肯（Philip Ryken）用超越时空的方式来描绘《加拉太书》的读者对象：

《加拉太书》是一封写给正在痊愈途中之法利赛人的信。在

<sup>③</sup> David Pawson, *Unlocking the Bible* (London: Collins, 2003), 976.

<sup>④</sup> 陈希曾：《〈加拉太书〉浅释——在基督里的自由》，台南，活道出版社，2011年。

<sup>⑤</sup> Pawson, 978.

基督及较后时期的法利赛人多是非常敬虔的。他们有固定的敬拜生活，正统的神学，美尚的道德行为。但是，还缺少一样东西。虽然神在他们的脑子里，也在他们的行动里，但他却不在他们的心里。因此，他们的宗教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假冒为善。

这些法利赛人是伪君子，因为他们以为神必会按他们为神所做的工作而替他们服务。因此，他们读圣经、祷告、奉献，并持守安息日，似乎他们的得救依赖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他们却不晓得神的恩典是不能赚取的；它只能免费提供。

欲逃离法利赛主义，只有一个方法。这方法叫福音，就是基督耶稣已经做完了我们救恩所需的一切工作之福音。如果我们相信他，他要赐给我们免费的恩典，叫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拒绝立自己的义，并接纳基督的义时，我们就成了前法利赛人。

但是，多数的前法利赛人都有一个问题。他们很难脱离过去的律法主义。虽然他们已接受了神免费的恩典，可是他们却不断地自动要求额外加费。他们相信神爱他们，但是又暗地里怀疑他的爱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他们是多好的基督徒之条件上。最终他们相信的是一种以表现为基础的基督教，因此弃绝了神的恩典。用神学的词汇来描述的话，他们是把称义建立在成圣之上。

纵观人类现有的宗教，虽然崇拜方式和对象各有不同，但它们内含的宗教观念都有一类似之处，就是各都展现出这一种法利赛式的与神利益交换、彼此互惠的理念。人凭着自然的宗教感来到福音面前时，仍然会被此根深蒂固又典型的宗教观所主使，无法真正活在福音所展现的新关系中。

路德曾经就是一位被这种典型宗教观所捆绑的人，一位虔诚追求神又得不到神的前法利赛人。虽然曾经被恩典所拯救，却不懂得如何在恩典中生活。福音不过是他过去曾经接受过的东西，却不是他现在

生活的方式，也不是他现在所呼吸的空气。《加拉太书》就是写给这样的人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这样的人，路德就是其中一位。难怪当他发掘《加拉太书》的真义时，就好像如获至宝，不能抗拒地爱上了它，他后来称说：“这是属于我的书信，我娶了它，它是我的凯蒂。”<sup>⑥</sup>（马丁·路德娶了一位名叫凯瑟琳的修女为妻，她的小名就叫凯蒂）意味着《加拉太书》是路德的最爱。因为他在此书中看见了自己的愚昧和致命伤，痛定思痛，从此顺服福音生活，不再执迷不悟。所以，此书（连同圣经中其他的书卷，特别是《罗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接下来，路德的人生就与《加拉太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大学执教的日子中，路德曾多次钻研并讲授《加拉太书》。在他的一生岁月中不少于七个不同版本的《〈加拉太书〉注释》陆续出版。其中五本都是以拉丁文书写的，两本是德文的。<sup>⑦</sup>目前这个中文译本是源自路德1531年上课的记录，于1535年以拉丁文面世，1539年以德文出版，并于1949年经过筛选压缩翻译成英文出版（参看英译者序言），是目前最为简洁易读的一个译本。

论到马丁·路德之《〈加拉太书〉注释》，阿加·比特（Agar Beet）博士说：“我认为马丁·路德是古今中外最能掌握并且表达《加拉太书》个中深意的人。”<sup>⑧</sup>路德在16世纪所面对的处境与保罗在第一世纪所面对的处境虽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俩心底对宗教的追寻，对神的律法和福音的领悟却似同饮于一源泉的两口井，同出一师门的两

⑥ Jaroslav Pelikan, "Introduction to Volume 26", in Jaroslav Pelikan & Helmut T. Lehmann (ed.), *Luther's Works* (55 vols,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1955—1976), 26; 9.

⑦ 分别于1519年、1523年、1525年、1534年、1535年、1538年及1539年出版。除了1525年及1539年的版本外，其他都是拉丁文的。对比 Kenneth Hagen, *Luther's Approach to Scripture as Seen in His "Commentaries" on Galatians 1519—1538* (Tubingen; JCB Mohr, 1993), vii 及此书的英译者序言。

⑧ [www.christianassemblyhall.org/church\\_news/info/.../GalatiansSynopsis.doc](http://www.christianassemblyhall.org/church_news/info/.../GalatiansSynopsis.doc)

兄弟。

有人说《加拉太书》“像溪中的石子，而马丁·路德就像大卫一样迎向巨人，并且用这颗石子重击巨人的前额”。<sup>⑨</sup>这就是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最独特之处，古今中外难以再见到其他的《〈加拉太书〉注释》如此传神地把书中的精神活画在读者眼前。基本上，路德在诠释《加拉太书》和保罗时，几乎与书和保罗联为一体，好像海连天、天连海一样，人连书、书连人。我们有时几乎无法分辨他什么时候在诠释《加拉太书》，什么时候在诠释自己。例如此段：

当听到保罗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理性感觉受到了冒犯。当保罗这么讲，人们说他废除了律法，说他是激进分子，说他亵渎了上帝。人们说，“如果律法不算数，那就让我们如放纵之人一样生活吧。让我们更多犯罪，这样恩典更加显多。让我们行恶以至成善”。

我们该如何做呢？这一类的嘲笑使我们苦恼，但是我们无法使它们绝迹。基督自己也曾被污蔑为一个亵渎者和叛逆者。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也都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就让那些讥诮者污蔑我们吧，让他们毫不留情地这样做吧。但是在他们所说的事情上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为着受伤的心得到安慰，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宣讲。对于那些滥用这一教义的愚蠢人和不敬虔之人，我们也不要介意。他们总会污蔑的，无论是对律法还是别的。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安慰受搅扰的良心，否则他们就与大多数人一同沉沦了。

所以，汉斯·迪特尔·贝茨（Hans Dieter Betz）如此描绘说：“这

---

<sup>⑨</sup> [www.goodtv.tv/default.phtml](http://www.goodtv.tv/default.phtml)

本释经书流露出一种对保罗既非凡又超越的理解……路德的注释书已经超越了学术性对《加拉太书》的诠释。它根本就是16世纪重新创作的《加拉太书》。路德说话时就好像是保罗在说话（就像保罗也活在路德授课的那个年代一样）。”<sup>⑩</sup>因此，一直到今天，路德对《加拉太书》的诠释大大地影响了较后多数释经书和学者对此保罗书卷的诠释。特别是在新教的圈子里，我们几乎无法打开一本《加拉太书》的释经书，而不在其中看见路德的影子。

此注释书另一个珍贵之处就是它内含路德许多最出色的教诲：因信称义、福音与律法的对比，基督超越圣经、基督徒的自由、神前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圣灵里的生命、基督与人的“幸福交换”说（happy exchange）、同时公义同时罪恶说（*simul justus et peccator*）。这些教导在当年带动了宗教改革，一直传承至今。虽然针对某些教义，仍有人不断地在辩论，但是这个辩论的延续只能见证路德影响的深远——从教会里的摆设到释经书中的论题都可以得见。在参与或旁观这些辩论和影响的同时，有此机会以中文阅读路德自己的现身说法确是当代中国人的荣幸。

路德的众教诲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因信称义的教导了。在诠释《加拉太书》1:1时，路德已宣告：“保罗如此迫不及待地要进入书信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也许迫不及待的人不是保罗，乃是路德。因为能在此节读出因信称义之理的人确实稀有。接下来，路得几乎在此书的每一页都可找到因信称义的理由或论述。因信称义的道理确实在此书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若不是主题，也会是副题，<sup>⑪</sup>但是对路德来说，它比主题还要重要，乃是全书的核心。也许此书跨

<sup>⑩</sup> Hans Dieter Betz, *Galatians*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xv.

<sup>⑪</sup> Charles H. Cosgrove 在1988年他的著作 *The Cross and the Spirit: A Study in the Argument and Theology of Galatians* 中，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此书的主题乃是圣灵里的生命。坊间多数的释经书都以因信称义为主题，再一次见证路德的影响。

时代的秘诀就在此。因信称义的观念与世界盛行的宗教观正好相反，保罗曾清楚地讲解了，但是教会忘记了，以致路德必须把它重新找回来。但是，教会仍然会忘记，而在圣经之外，没有人比路德把此道理讲得更淋漓尽致了，所以，我们需要路德的重复提醒。

路德是一位多产作家，主要著作除了《〈加拉太书〉注释》外，还有广为人知的《九十五条论纲》(*The Ninety-Five Theses*)、《论善工》(*Treatise on Good Works*)、《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巴比伦被掳的教会》(*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基督徒的自由》(*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等书以及上百本的德文小册子。于1517—1520年之间，路德的30部作品，总共销售了超过30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作家，甚至超过欧洲大文豪伊拉斯谟。<sup>⑫</sup>单就这一点，路德的著作就非常值得我们细读或钻研，更何况是他最挚爱的这一本。

## (二) 这是一本时代性的作品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跨时代的魅力之外，我们不能忽略这部著作本身的时代信息。路德的许多用词、表达、风格甚至释经法是今天许多人看了会感到非常不自在和不安的。特别是，路德对教皇、主教、神职人员、经院学者、教会的斥责和轰炸令人尴尬，当他给他们盖上了许多的恶名，如猪、毒蛇、敌基督时，我们发现这是今天多数的大学学堂与教会讲台所不敢恭维的表达方式。相信今天也不会有太多新教徒对天主教仍然怀有类似路德如此强的敌意。所谓“事急无法律，路急无君子”，当我们记得把路德放回他原先的历史处境来阅读时，我们就不会被卡在这个时空文化的差异之中，而无法听见路德真正的

<sup>⑫</sup> D. MacCullo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574.



声音。

正如现代有名的福音派神学家、美国芝加哥北园大学的卡尔欧尔森宗教研究教授斯科特·麦克奈特 (Scot Mcknight) ——在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中某些片段后，对加尔文的表达风格，尤其是他对持反对意见之人的攻击感到无法认同时——强调说：“当我把加尔文的神学放回到加尔文自己的处境时，我发现加尔文的神学其实是给加尔文时代的。换句话说，加尔文神学是被时代所塑造的。加尔文在加尔文的时代以加尔文的方式听见上帝的声音。上帝使用加尔文在瑞士点着了一团圣洁的火焰，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与处境相连的神学，虽然强烈地反映了16世纪的风格，却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阅读加尔文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坐在他的身后，看一看他的同伴如何回应，并在加尔文的榜样中学习如何在我们的世界做类似的事。”<sup>⑬</sup>

麦克奈特的这一段话非常适合转送给我们这些阅读路德《〈加拉太书〉注释》的读者。神学其实是一种跨时代又非常时代性的学问。它试图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表达一个共同的信息——神的福音。但是这个信息的表达却常拥有非常时代性的色彩，这神学若要能触摸当代人的心，它也必须是为那独特的时代而量身定做的。因此，若想要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听见16世纪路德的神学精华，感受它的震撼力，我们必须先回到路德的时代，坐在他身后，穿上他的鞋子，走上他曾走过的路径。

尊重文本本身的历史处境，搜寻信息的文学脉络，拒绝不公平的读者价值观投射，这一种阅读精神其实就是传承路德及改教家的精神，它也是路德一直鼓吹的处理圣经文本的方式。路德之所以能在他

---

<sup>⑬</sup> Ed Cyzewski, *Coffeehouse Theology: Reflection on God in Everyday life* (Colorado Springs: Navypress, 2008), 9-10.